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邱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

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名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名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名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為辭寃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

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葢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橈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

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
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
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
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
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
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知亳州名
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

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漑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塲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塲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祕略以賜邊臣㖐廝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

議加唃廝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戸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非

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顰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令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

柰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綗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歷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師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軍所敗遂斬之餘黨坐誅綱

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

者五人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酧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别産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楊儀為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為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

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

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冑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巳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盇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

遂論棄市歷户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内都知王守中兼判内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龎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争不

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名判流内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宫人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絶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

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為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閤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名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

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悦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為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即行之内諸司吏數干恩澤絳輒執不可為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

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

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横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頗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吕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抆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

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仲況大事乎帝為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閻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廪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

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為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

受蔭入官父没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温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為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為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册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頴王維皆為記室參軍

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閑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令卜族授室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

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通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令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王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

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吕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頴王為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天下大事不可

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為跋扈罷為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令為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令復遷官則為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

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名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為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為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為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為三司使帝

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名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内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税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

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覩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名兼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令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勲皆被寵禄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

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吏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刻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

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為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為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
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陜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
鐵棍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
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其暴酷如此久

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績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嶺為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績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

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璡者中書
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令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
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
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
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
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
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宫使以
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

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彦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隄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
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疏
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

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為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數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為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

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勵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内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奬歎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為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

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綘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韓億傳職司一千石○東都事略作二千石

韓絳傳入内都知○都字下南北本俱空一格按文義無缺字

韓維傳令體制終畢○東都事略作禮制終畢按禮字為是

史臣論王㑺曰○臣人龍按此引東都事略之論東都事略乃王稱所撰㑺一作稱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宋史卷三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義問 孫恕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

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産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

重門下封駮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髙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

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邉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觧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鑑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説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輿作

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糇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名權知開封府

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闗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恵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劵自言有偽增歩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

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六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閭輙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絶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

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强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歷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閨皇城

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懐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柬左右姦倖内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内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

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為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令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令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

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内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横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鋭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彦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两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撿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

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

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册為萬世歎憤臣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顧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

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令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令民力困

極國用窘乏必佞倖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

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奬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

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廪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扑攝治之扑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曽公亮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温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参知政事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扑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

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
以治禮院吏馬遵吕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
抃言其故悉召還吕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
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
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
傷之者衆耳修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
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

法州郡公相餽餉於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於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為右司諫内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於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於與唐介吕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於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於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於造舟百艘

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援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名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朴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朴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朴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寛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

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悦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茍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

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襃答

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

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

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

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

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

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

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

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名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

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
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敘州民私作僧度
牒或以為謀逆告扑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
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閲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
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扑使易用
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扑
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
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

常平以便養𣲖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葢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寛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𣲖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

稱抃眞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云

屼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内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令宜杜絶其源

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屼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名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歴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擿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

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訾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搒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别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邱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

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提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啟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

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令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

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

但從河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腴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憸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兖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

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

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决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决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令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茍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

憤疽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
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
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
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
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

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别枉直使命令
必行令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
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
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
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
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
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
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

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名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黄好謙領使

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令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孝寛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令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彦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

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脩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脩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

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

折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强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宋史卷三百十六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吳奎傳不為往○監本作為不往從南本及東都事略改

趙抃傳陛下有言○監本作自言令從南本

在虔與成都○南北本虔俱作處 臣蒲封按抃論陳升之出知虔州令從東都事略改虔

唐介傳知莫州任邱縣○莫應作鄚

梁適吡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

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臣宗楷按東都事略樞密副使張適叱介下殿無蔡襄趨救事又云即貶介春州别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則與宋史小異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邵亢 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 易子彦遠 明逸 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名者

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宅郚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閒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

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為守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早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

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牗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郤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為頴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王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頴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

直朴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宫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甞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

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
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
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
鬬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
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
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
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

所係令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兹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隷名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令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令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令日乎必曰宫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

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

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温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

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

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婾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

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

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

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
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
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
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
聖政録命直祕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為之序
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
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

侍郎再為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
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
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為相以
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
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
附之與為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
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
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

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兾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宫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宫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歷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

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
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奬厲後進初
真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淵與契丹盟而服之
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
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録逢辰録奉藩書事惟演嘗
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上押字爾葢未
嘗歷中書故也子暧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
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

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哄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乃當三班院羣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陜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為羣牧副使卒晅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

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溺人多即山為居暄為增治
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
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
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令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
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寳文
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
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

其弟傚傚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卒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

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杇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名試中書改光禄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絶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令四方長吏競為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

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脩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

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令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春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㑑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名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録青雲新録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

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彦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内無聲色之娱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

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令契丹据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内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欵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髙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乗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

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推價彥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

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户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揚懷敏妟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

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懐德慎鏞高年未謝
事摽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
聽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簡
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
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
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益希
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没以死事褒贈

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搒婦人鄴氏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泰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唃厮羅留

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唃氏至厚頃以招馬為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殺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

論其傾險憸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脩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

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諶為屬主薄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孰

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叅

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巳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絶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䆗字穆父彦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

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

凡餽饟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閲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

云云吾識以其字啟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為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名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緦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緦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

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勰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揺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者

有獄在衢唉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為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名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碚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潟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

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脩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募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内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

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宫復直學士陛冠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部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顏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

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為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為時論所憾云

宋史卷三百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邵亢傳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云云○臣宗楷按東都事畧曰朕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為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内有所愢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得策已悉如卿奏與宋史所載詔語全異

錢惟演傳歷右神武將軍○東都事畧右作左

遷尚書工部侍郎○東都事畧作刑部侍郎

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東都事略景臻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　臣浩按此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也初封魯國改韓周燕國進秦魏兩國後改封秦魯國秦魯之稱本傳與景臻傳同無封許國事東都事略誤也

惟演從弟易字希白○南本作錢易　臣蒲封按易傳接錢惟演傳後不應復書姓監本為是

易孫景諶且委以戎瀘蠻事○監本委諂以從南本改